



## 夏日紀實

醫學系二年級 劉裕緯同學

在台北只有室友，生活自在，想出去玩就出去，想待在宿舍就待在宿舍，但是久了還是會感到無聊，周圍的環境太熟悉了，在固定的地方，偶爾吃不一樣的餐點，走不同的路能增添少少趣味，但直接去旅遊才是更快的擺脫無趣的方法。接著的問題是開銷，帳戶的數目決定一切，這時平常的儲蓄在暑假就會派上用場，且大部分的資金會花在六月的各種旅遊，花在玩樂上，理性上有些缺少理財觀念，但將這些時間跟金錢換成與朋友旅行得到的幸福感，應該非常划算，當然用功利主義看事情有點詭異，且當下約很多旅行團也沒有考量那麼的廣，至於在外旅行到底能收獲什麼，不知道，至少跨出自己熟悉的台北、台中，去其他地方發掘不同的人們，如何生活，如何旅行，如何追尋的目標，對於還在大學生的我或許會有幫助。

六月十二號交完最後一份通識課的報告後，大二最後一個學期也告一段落，在開始自己的假期生活前，先進實驗室，把五月底免疫沉澱抓下來的蛋白質進行跑膠銀染，照出來的結果有一些可能的蛋白質候選人，之後便可以進行使用質譜儀找出候選蛋白為何物，且自己

的科技部大專生計畫也確定錄取了！代表可以安心出遊了。從十五號到十七號在台東跟女朋友還有她的情侶檔朋友 double date，十七號下午，在台東車站跟所有人分別後，獨自搭上往枋寮的莒光號。駛離車站，輪子穩定的發出聲響，火車穿過早上才去過的櫻木花道平交道，經過大麻里小鎮的鼎倫牛肉麵，玩了三天狀態有些恍惚，在座位上無聊不知道能做什麼，網路在車廂內跑不動，搖晃的車廂也只能寫出搖晃的字體，只好紀錄風景跟心情在手機，左邊窗外是海，另一邊是山，大部分的時候只有這兩種景色，走過一段又一段的山脈，經過一段又一段的海岸，鐵道旁南迴公路上的車子被拋在火車身後，海岸上那些被沙丘淹沒的消坡塊，被新的消波塊壓住，帶著類似環島旅途的疲憊，跟著火車穿梭在山海之間，來到了太陽落入的一方。

下了火車，在公車站前買了五十嵐的珍珠奶青，走上客運，拿回被撕掉票根的票，坐在中間偏後的座位，國光客運走在落日大道上，載著我去國境之南，海的一端是平坦的小琉球，在更遠的是將要隱沒在雲層的夕陽，戴上耳機，聽著陳文茜在文化科技講座的演講，亂世心靈，她的沉穩卻不失氣質的聲音遮住了客運發出的聲響。在四月初的時候才剛跟室友從左營借摩托車騎到墾丁，這次改用不同種交通工具，對比特別明顯，少了摩托車的風阻，多了客運的平穩，看著夕陽消失在了盡頭，轉眼就到了恆春街上。在 booking 訂到的青年旅社，

在西門路旁的小巷子裡，走進旅館，旁邊一面的書櫃上放滿了整齊的書本，由電梯搭到二樓的房間，睡在四人房，今晚只有三個人，進去時房間沒有人，放完行李，走過去恆春大街上租車，夥計沒有開，只好去吃鄉村鴨肉飯，看了看錢包只剩兩百，幸好還夠叫一碗飯跟湯，還有兩道小菜，南部物價便宜。回到房間，看見地板上做了個約二十幾歲的帥哥，寒暄幾句後，他叫安拿，稱呼安拿哥，通常住青年旅宿的人都在環島的路途上，但環島這個目標要去執行時總會有個動機，對他而言，想趁剛離職的空檔去圓一個夢，那時有點晚了，並沒有太多的深入聊天，隔天吃完早餐就動身離開了，跟安拿哥道別的時候，一點不捨和難過，那句很難實現的下次見，從小參加過不少的營隊和社團活動，還是適應不良。旅行途中遇到的人總是特別倉促，各種擦身而過的落寞，不同路徑中匯流到一個特定的地點，簡短聊天的同時，也將自己的故事在幾句問候中透漏出，總會希望留下什麼聯絡資訊，但留著了也不一定會珍惜，錯過不再的遺憾總是最珍貴。

下午騎車從龍鑾潭到墾丁白沙灣，在海灘上租一個遮陽棚子要花費三百，所以直接去現場問路人可不可以共用，問了一個家庭，把背包放著就下去泡海了，浸在海水的快感，浪打在臉上，海水淹進鼻子，鹹鹹苦澀，飄在海上浮浮沉沉，特別來墾丁玩就為了白沙灣。大概過了十幾分鐘上岸了，買件海灘褲當紀念品，繞過墾丁騎回恆春，

以前出去玩總是被要求要盡量去玩，來海邊就要多泡在海上，這樣才不浪費錢，因為大老遠跑來墾丁很不方便，但抱持著這樣的心態度假會快樂嗎？至少這次無拘無束地到海邊，是對自己的解脫，一個人的自由行總是特別有趣，享受旅行的當下，不讓成本決定對於旅行的態度，聽起來有點敗家，但很快樂。

十九號中午，昨晚新到的一對情侶載我到後壁湖搭船，準備跟系上的朋友搭船一起過去蘭嶼。蘭嶼是座商業不發達的島，不同於小琉球和綠島，沒有太多連鎖企業開分店，頂多是 7-11 而已，可以說那幾天去蘭嶼，最困擾的其實是吃東西，整個島提供給我們的選擇實在不多，我們的旅館在野銀部落，島的東邊，中橫出口的位置，好在離熱鬧的東清部落車程只要五分鐘，解決很多困擾。「部落」聽起來好像沒有很發達，實際上當地人早已不住在地下屋，都改住水泥房了，部落就是一個一個的社區，通常在外面玩的時候我們都不戴口罩，但一回到部落裡面，他們對待疫情的態度比我們更緊張，可能是因為當地確診率低所致。當地有許多部落必須遵守的習俗，比如在戶外的涼亭要上去之前一定要拖鞋子，還有當地的女性是不能划拼板舟，只有觀光客才可以，據拼板舟教練的說法，是為了男女生在職業上的劃分，男生負責出外捕魚，女生負責田裡耕作，不應該互相侵犯領域，至於這樣的概念應該沒有考慮到性別平權的議題，但不同文化對待不同議

題有不同見解，台灣本島的人該如何看待他們在不同議題的見解？當我們試著想改變當地部落的傳統時，這算是文化霸權的展現嗎？畢竟就算意圖是良善，但我們之間的社會角色互動以及行為或許正代表著對他們的優越感，會導致當地人如何感受那些建議吧！

第三天的下午浮潛，沒有海龜游在旁邊，但有密集的珊瑚礁群，且水質足夠清澈，雖然當天有點暈船症狀，但不影響欣賞水底景色的美，上岸後，浮潛的教練帶我們到岸上休憩，點了根菸放鬆，教練問了坐較靠近的我，來自哪裡，在台北讀書；讀什麼，醫學系。他拿出他骨折很久後復原的手指說：當時沒有治療，所以關節處有點變形，該怎麼辦？當下我也不太確定正確的 SOP，回答：可以去醫院照 X 光，看情況如何，再決定要不要開，但已經隔了很多年了，如果沒有影響生活太多，醫生可能不建議開刀，因為不一定開了刀會更好，有風險。教練說這是他當年在工作受的傷，上個世代的蘭嶼人，出外工作多半是為了掙錢好讓家裡改建成水泥房，有浴室可以用，有冷氣可以吹，有摩托車可以騎，當對於當時語言不通的他們，只能像現在的外籍移工一樣做些粗重的工作，錢賺到了，身體壞了，他還笑笑地要我猜他剛出生的小孩取什麼名字，叫做史懷哲，他年輕的時候對解剖東西很有興趣，甚至覺得多讀點書也許有機會跟我們一樣，這樣就不用將夢想放在下一代了，該如何安慰一個因為教育資源不平等而失落

的家長呢？身在台中，讀到中一中，考到台大醫學系，要怎麼鼓勵那些在偏鄉地區，看不到未來的家長和小孩呢？我只能回答：會有機會的。

第四天原本要坐三點的船，結果我們記錯時間，只好多住在蘭嶼一天，那天晚上的不適應到現在仍然清晰，在外太多天了，尤其是到了蘭嶼，四天的行程都是滿的，被各種人事物還有自己腦中的思緒精神轟炸，突然好想躺在宿舍的床上睡爛，想念自己宿舍的房間，床墊的柔軟度，整齊的書桌擺飾，總區的騎腳踏車晃晃的生活，以前會羨慕那些出國旅遊的人，一個多月以上都旅居外國，享受異國風情，結果自己在台灣東南部玩了快兩個禮拜就不行了呵呵，那天晚上只好拿起平板，看一下之前在火車上沒看完的論文，跟女友講電話，才睡著，之後出國留學，大概也不會在國外待一輩子吧！隔天四點起床去玩SUP，看到太陽直接從海上升起，看著自己重心不穩摔到海中，很值得，但真的好想離開這裡了。

在暑假能有閒情逸致跑出去玩，還包括後來的七月初的澎湖三天之旅，幸運指數極高，剩下的暑假都要認真經營自己的事業了，從社團，營隊，最後回到學校，完成實驗室計畫。旅遊一定是一趟快樂的旅程嗎？不一定；能夠放鬆自己的身心嗎？不一定，但自在的享受過

程才最真實，不在意停留的時間，不在意停留的景點，認真地活在每個瞬間，每次跟人互動的過程，每段的旅程，順便當個快樂的社會觀察家兼任哲學家和醫生，一個過暑假的大學生的生活。